

The only alien on the planet 我的
自闭症男友

[美] 克里斯汀·D. 兰德尔 著 王春 张蕾 译

我们孤独
是因为有一种叫爱的基因
在我们年轻的心里走丢了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我的自闭症男友

The Only Alien on the Planet

(美) 克里斯汀·D. 兰德尔 著

王春 张蕾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自闭症男友 / (美) 兰德尔 (Randle, K. D.) 著; 王春, 张蕾译.

— 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1. 3

ISBN 978-7-5133-0200-5

I. ①我… II. ①兰… ②王… ③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
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45116号

THE ONLY ALIEN ON THE PLANET

By Kristen Randle

Copyright ©Sourcebooks, Inc.

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Sourcebooks, Inc.

Through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,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, LLC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1 NEW STAR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我的自闭症男友

[美] 兰德尔 著 王春, 张蕾 译

责任编辑: 党敏博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装帧设计: 九 一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8831089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印 张: 6.75

字 数: 100千字

版 次: 2011年3月第一版 2011年3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0200-5

定 价: 22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1

初见斯密蒂·提布斯时，我正经历着此生最为惨痛的时光。真的，毫不夸张，在这之前，我是个多么快乐的人哪——开朗自信，幸福自由，每天被朋友簇拥着，风光无限。换句话说，自我感觉相当不错，生活中的一切都是那么和谐友善，稳定可靠。

然后就是我哥哥保罗——他算得上是我的挚友——要离家上大学了。这简直是晴天霹雳！这家伙居然对我说：“干吗大惊小怪的！”这话说得没错，只是某种程度上我还没这个心理准备呢，现实如同冷水浇头，我怎能不震惊？我简直无法相信，保罗怎么突然间就长这么大了呢？几个月前，我跟妈妈聊起这事，她的话如醍醐灌顶，说我碰巧是上高中的最后一年，碰巧此时人人都在谈论成长这回事儿。

我真希望妈妈随便说点什么别的，真是的，提这个干吗？

我们的小家庭甚是团结：三兄弟加上我，还有我们的父母。

在五年半的时间里，妈妈如马拉松赛跑一般，接二连三生下了我们几个。（现在她说了：“我就是想让你们这群孩子一个紧挨一个，不过现在我可再也不想生啦。”）所以，我们家看起来真像是一群臭小子的学生宿舍。

我们从没搬过家，在这个中等规模的小镇上，大家对我们兄妹几个了如指掌。西部的落日总是炫目迷人，完全没有冬日的寒意。这里有我的朋友们，大家都是从幼儿园一起玩到大的。家乡的一切都井然有序、平稳舒畅而又积极健康，恒久如同我们脚下的这个星球。说到这儿，保罗可能又要大叫“真是太舒服了”。

我从未想过这样的日子会有什么变化，还以为可以一直到老呢，就如同呼吸那样自然延绵。真是个愚蠢的家伙，以为生活不过如此！

“可惜我得离开家了，”保罗说，“这世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事，除非我们但求同日死。事实上这也不大可能。”保罗缴了学费，打点行装，对我而言，这简直如天塌地陷一般，错愕得都不知道自己在何处了。事实上，我此时懵懵懂懂，曾经美丽如梦的好时光，到最后竟是支离破碎，令人不堪忍受。

在保罗前往“神秘岛”前一个半月的某一天，爸爸突然宣布：“我觉得这里古旧的老派风气太过时了，亲爱的孩子们，我们需要点新鲜的刺激！”

刺激！

他到底什么意思？我来告诉你吧，他就是想卖掉我们的老房子，然后举家搬迁到几千公里之外的东部。

“我打赌那里的冬天……”爸爸眉飞色舞，仿佛在描绘一幅伟大而神奇的画境，“还有秋天，还有白色的圣诞节。畅想一下：我们

住进带壁炉的房子，接触新的面孔，遵循新的规范，认识不一样血统的人。宝贝儿们，这绝对会是我们最伟大的冒险之旅！”

“我们现在什么都有了呀，这一切怎么办？”我提出，“这些我们熟悉的朋友怎么办？还有我们早就习惯了的行为规范怎么办？”可我的几个兄弟却很买账，他们完全相信这套骗人的把戏。不过，妈妈还是沉着的，她是个通情达理的人，更愿意把钱存在银行，舍不得亲朋故交，尊重那些熟稔而古老的东西。我就指望着她能站出来提些反对意见了，让爸爸认识到他的主意是多么的愚蠢。

但是，妈妈没有。她坐在那儿，微笑着，看着爸爸在院子里竖起售房的牌子，签署文件，指使我们收拾阁楼里那些堆得乱七八糟的东西。

突然，我，金妮·克里斯蒂安森，仿佛灵魂出窍般，此刻正坐在一张离家千里之外的很棒的桌子前，周围是一所有成千上万学生的校园，而我与那里的人素昧平生。

“一种崭新的生活，”保罗说过，“在旧的秩序上建立一种全新的美丽生活，接受吧，老金，你很快就会转得跟风车一样。”

此刻，这里没人跟我说话，没人需要我，甚至没人知道我正坐在这里。

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与世隔绝。

这种孤独令我憎恨。

我几乎即刻决定，任何狗屁的“伟大冒险之旅”也不值得我如此痛苦，付出这么大代价，没什么“美丽新生活”值得我抛弃现在的一切。我暗暗发誓，就像斯嘉丽·奥哈拉^①那样，“我再也不

^①斯嘉丽·奥哈拉，美国小说《飘》中的女主人公。

要流浪了”。我要我安全而温暖的家园，舒适的古旧家具；我要那些熟悉而可爱的面孔——当然，我可是著名的“宇宙守恒定律”的拥趸呢！

这是一种孤注一掷的努力，我告诉自己：“今天这里的人都得上这样的一课，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失衡的经历。”我仿佛听见保罗在告诫我：“永远，永远，不要自以为是地球上的外星人。”

但事实上此刻我的感受真的如同一个外星人。那些看起来不一样的桌子，不一样的时刻表，以及一间间教室，对我而言没有任何不同的感觉，它们全都一样。只是，别人都各有去处，只有我远离故园百万光年那么遥远。

之后，是无尽的迷失。

转眼间，我看到一个女孩从走廊那端微笑着走过来。她和这里的其他人一样，小巧可爱，温和善良。也许，我看见了前生的自己。“你很面生呢，”女孩对我说道，“你是个转学生？还是刚搬家过来？”

“刚搬过来。”我回答，暗自希望自己的嘴唇看起来不像胶皮那么愚蠢。我的声音听起来很不自然，好像穿墙而入。

“我不喜欢初来乍到的感觉，”她的话音充满悲悯，“你现在的感觉是不是有点像——被忽视，嗯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”

我没有回答，但我非常清楚她话里的含义，所以我笑了，她也报我以微笑，一切都不再那么令人绝望和孤单凄凉了。

“我叫哈莉。”她自我介绍。

“我是金妮。”我回应，笨拙得可怜。

哈莉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些，她有成堆的问题要问我——我从哪里来，喜欢做什么……最后，她才拿出自己的时刻表，要我也

拿出我的，发现我们的时间安排如出一辙。

哈莉朝我肩后扫了一眼，咯咯笑了出来。“一个不错的开始哦，”她对我低语，“斯科特·霍利约克那家伙在那边看你哪。”

“他有恶意吗？”我低声问她。

“看起来不太糟，”她大笑起来，“哎呀，他是个很有趣的人。”

我转过头，却一眼看到了斯密蒂·提布斯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。

这时，铃声响起，老师走了进来。我一点嘲弄斯科特·霍利约克的兴致也没有，甚至都没正眼看他。当时我的全部心思都集中在前排角落里那个男生身上，对教室里的其他一切浑然不觉。那是一个神秘、帅呆了的男孩子。

“孩子们。”听到老师的声音，我才结束神游回到现实，朝着哈莉抱歉地笑了笑，感觉自己刚才的样子一定非常愚蠢。哈莉一直看着我，笑容蒸发。她微微眯起眼睛，仿佛一条蛇。这并非是不友好的表情，倒像是一种关心的警告。我窘迫起来。

此刻教室里喧嚣渐息，变做柔软的簌簌声。哈莉又看看我，笑着耸耸肩。

斯特恩小姐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，然后转回身面对我们，表情犀利——显然她是那种可以工作到忘我的女人。大家不约而同地滑坐在椅子上，心照不宣地叹息着，听任她开始这一年的教学。

我是真想用功听课来着，可你一定听过这句耳熟能详的话：“这是英语课，大家得认真对待。”这类重播真叫人难以兴奋起来。我又开始神思恍惚，眼角余光不自觉地溜向前排角落里的那个男

孩子，那个我见过的最帅气的人物。

有趣的是，我这样直直地看着他，心里却一直很犹豫。看他第二眼的时候，发现其实他的外表并不是很惹眼——中等身材，匀称健美，淡褐色的鬈发清透干净，但又不是刻意修饰。（我总是格外关注一个人的头发，我认为发式可以透出很多信息，这个男孩子的头发就表明他“利落、整洁，似乎又漫不经心”。）他的衣着乏善可陈，偏于保守，却小有格调。

倒是他脸上的表情令人瞩目，如天使般宁静悠远，淡定纯洁，仿佛他生活中从未出现过任何不洁的思想。奇怪呀，他身上真有种让人好奇的东西。

教室里变得十分安静。

“我猜斯特恩小姐马上会点名叫某人起立。”哈莉悄声说道。

我回过神来，发现大家都在看我。我双颊滚烫，斯特恩小姐的眼神仿佛在说“你死定了”。此刻最好主动出击，表明“我不是傻丫头”。命由天定，我决定豁出去了，但哈莉给我递了个眼色。这是她的特点，这一看似意义单纯而友好的行为，顿时仿佛茫茫黑暗中一缕阳光照了进来，于我的未来隐约呈现。我知道，哈莉将成为我的朋友。我似乎立刻找到了重心。

“要不是刚才看到你的表情，我几乎忘记了他有多好看呢，”哈莉一边说着，一边在储物柜的底层掏出要找的书，“我想我该警告你的，可我的确忽略了这事。”

“难道他……”我努力理解她的话语和态度，问，“他有——呃——什么问题吗？”

“大家觉得他患有自闭症。”哈莉说着，从柜子里拿出书来，又把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塞了进去。她站起身，摆弄着摞在笔记本上的书堆，防止它们掉下来。“我对此没什么看法。”她啪的关上柜门，“莱维敦先生——我猜你知道他的名字吧——教世界历史的，第五节课，你知道吗？斯密蒂是他最宠爱的学生——他可不得斯密蒂·提布斯有什么自闭症。”哈莉漫不经心地锁上柜门。

“斯密蒂。”

“斯密蒂·提布斯。这名字听起来像是个宠物的名字，是吧？我们走吧。”哈莉迈步走向大厅，“不管怎么说，”她继续说道，“他确实有点与众不同。”

我一路思索着，避开几个在大堂中间打打闹闹的新生。“比如说呢，他有多异常？”

“斯密蒂·提布斯从不和任何人说话。”哈莉这样说着，朝着大厅下面的一个小孩挥手致意，在我们去上第二节课的路上，至少有五十人向哈莉打招呼。“他从不微笑，不皱眉，也不大喊大叫。他就总是那样，不动声色。如果你和他说话，他也毫无反应——就跟没听见一样。他这样真像他在独步苍穹哎！”

说着，哈莉停下来，重新整理她怀里的那堆书。

“那么，他来这个学校干什么？”我追问。

哈莉闻言哈哈大笑。“这真是有趣的问题呀，但真正令人惊奇的是，他是个绝对优秀的人！每学期都是优等生！有传言说莱维敦先生私下里给斯密蒂看考卷和答案，而与此同时，校长弗雷切尔夫人在礼堂组织全体学生考试——事先大家都不知道，因此十分憎恨。”

“难道确有其事？”我十分质疑。

哈莉耸耸肩，指着前方的座位。“我们到那边的椅子去。不不，是左边的。问题在于这些可能是真实的。所以，我也搞不懂他怎么会来这个学校，他这样的本该在麻省理工^①，或是约翰斯·霍普金斯^②之类的一流大学里呀。”

“真是匪夷所思。”

“跟我说说你的想法吧，斯密蒂肯定是我们生活中最伟大的谜题之一了。”

我摇摇头，陷入深思。“我惊讶的是他居然能使得这一切理所当然，你们这些家伙准是太文明了。这真悲哀，要是他在我以前那所学校，恐怕五分钟都活不了。”

“是呀，是呀，”哈莉说道，“早些时候，他倒是真有过一段艰难的时光，”她跳了起来，“停下，耶斯佩松。”她拍拍走在我们身后的一个学生，“那是一年级的某一天，”她挪了下笔记本，“一群学生将他推倒在操场上，他们一起踢他，真糟糕透了，那真是——”她咬咬牙，说，“我当时大怒。”哈莉使劲地咧嘴笑了起来，“但这时考尔德·普莱提格走了过来，像个复仇天使，不到三秒钟的时间就把那些孩子打散了。真是精彩。打那以后，没有人敢找斯密蒂的麻烦了，大家都害怕考尔德。”哈莉的眼睛里闪着光芒。

然后，她又耸耸肩，整理着怀里的东西。“现在大家都不想惹是生非了——他不再是束手待毙的软骨头了。大家能做的不过是开开愚蠢的玩笑，有时候就叫他‘外星人’，想到他不是来自其他星球，这么称呼他也不准确。他们这么叫不过是讥讽他罢了，好像这样可以证明他们自己有多正常。”

①麻省理工，美国一所以理工科为主的、综合性的世界一流大学。

②约翰斯·霍普金斯大学，全美大学联盟的十四所创始校之一，著名的研究型私立大学。

哈莉叹了口气。“事实上，已经没有谁真正关注他了，我是说，他看起来是正常人，是不是？我们需要点时间就会习惯别人的。我也不知道，”她又莞尔，“也许大家还是在害怕考尔德吧。”

哈莉在教室门前停了下来。“现在我把自己知道的都告诉你了。”她推开门，激昂地大声宣布，“逻辑数学课，欢迎进入来自地狱的数学课——”

当天下午，克里斯蒂安森家召开了一次小型的家庭会议。在这崭新的客厅里，头顶是一盏明晃晃的灯，我们坐在破旧不堪的椅子上，周围是成堆的盒子、书籍，还有其他不知名的东西，看上去仿佛是一群入侵者闯进了这间家徒四壁的屋子。就在这里，我的父母向我们描绘了这座美丽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古建筑，他们在市中心发现了它，立刻认为这里最适合做“克里氏新画苑”。

“现在我们唯一要做的事情，”妈妈说，“是大家一起动起手来，把这里整理清爽。有很多事情要做呀，这可不是躺在一大笔钱上睡觉的时候。”她边说边递给爸爸一本书，“你们爸爸和我要一起干活，比如牵电源线、刷涂料什么的，很多杂务。”说完这话，她转头去看爸爸，好像自己也不大确信还说点什么。

“就这些？”詹姆斯问了一句。

“关键是，”爸爸回应道，“孩子们，未来几周里，你们恐怕得学会自己照顾自己。”

“这大概——不是什么好主意。”妈妈咕哝道。

爸爸望着我们几个。“大家要理解的是，可能要有一段艰苦的日子——我们也许要天天辛苦到夜里才能结束，我们得在挨饿之

前把事情弄妥当……”

“您的意思是说我们要面对很多问题，是吗？”查理问道。

妈妈看着他，好像查理的话印证了她的想法。“你们得自己做饭吃，”她一面说，一面掰手指数着，“要打开包裹，要洗衣服，要整理房间，要解决任何可能出现的问题——也就是说，你们得正视现有的困难，好好合作，这可能比想象的要难。你们得负起责任来，没有人能帮助咱们，全靠自觉，不会有人喊着要你们完成作业了。看清问题了吗？”

“反正我也是自己洗衣服。”詹姆斯对此嗤之以鼻，妈妈立刻做出了赞许的表情。

“妈妈，你给我们讲过膳食营养的问题，我们都记得，”查理安慰道，“这不像我们都会得软骨病那么可怕。”

“嗯，那好——每天清早我们进城之前，我或你们的爸爸会负责给你们做好午餐，这算是每天供应的健康一餐了。等到那边电话接通之后，你们有事可以打电话给我们，此前，孩子们，你们得像孤儿一样生活。”

太棒了！这对我而言，简直就是迈向另一个能带给我内心平和安宁的空间。

“但你们必须记住，”爸爸又说，“我们必须尽可能快地把这个新家建立起来，才能让我们生活尽快回归正常。而只有我们的生活回归正常了，你们才会有零花钱。”

“我们家原本一切是正常的。”我说道，内心深处某个地方，有愤怒的火花啪的一闪，这团愤怒本应该被牢牢地禁锢在那里，显然此刻它一下子冒了出来。

妈妈看着我。“你说的没错，”她说，“但现实的问题是，既然

一家人都到这里了，我们就得努力把一切安顿好。”她眼神专注，“而且任何一个细节都不能忽略。我知道，我们的生活是发生了一点点变化，但有一件事你必须记住——生活中重要的那部分不会改变。”

这么说来，保罗离开我们也不是为奇了。

“那么，孩子们，你们会支持我们，是吧？”爸爸问道，“我们可以依赖你们吗？”

我妈妈还是一脸深思地看着我们，尤其在研究着我。“我们的期待是现实的，对吧？”

詹姆斯转转眼睛，查理则是咧了一下嘴，他都没有说话。

“那是自然。”我言不由衷地说道，眼神没有与任何人对视。

“好啊，”妈妈说，“詹姆斯，你来负责洗衣服，这方面你是内行！查理，你负责厨房。金妮，你来监督查理弹琴，还要吃好睡好！就这样好吗？孩子们，我很为你们自豪，我要感谢你们这么心甘情愿地支持我和你爸爸。”

我对妈妈的感谢很不以为然，我觉得自己没法完成她安排的任务。

“好啦，都各自回房间去吧，我和你妈妈得算算账。”爸爸说道。

我爸爸最知道怎么把我们都撵走，他和妈妈的经济“辩论”堪称是传奇经典。即使是他们俩这样一对伟大的朋友，在金钱这个问题面前，也是要情绪激昂的，我们可不想卷入这场硝烟战火之中。

我们几个孩子跑到了前面的门廊，忧郁地望着院子。对于眼下的情形，我们别无选择，也许以后会更糟，谁知道呢！不过，今天天气很好，草坪修整得很漂亮，旁边的树木茁壮高大。“我们

来玩棒球吧！”查理眼睛一亮，大喊着就消失了。一会儿他跑出来，一脸得意地说：“活着逃出来真幸运哪！”

“你也来玩吗？”查理问我，“或者你去读书吧？”他拿着一本书在我面前诱惑地晃着。

“哇，你真可爱呀！”我一把抢过书来，而詹姆斯和查理则跳下台阶跑到草坪上去，来来回回地抛球，每停顿一下都不忘开心地拿对方逗趣。我拿着书走过草坪，来到一棵树下，仰面躺了下来。阳光照在我的腿上，暖暖的，胳膊下的小草凉凉的。我长长地叹了口气，感觉一切都那么清新宜人。

“科幻小说？”有人问道。

我在阳光下眨了眨眼睛，看到一个男孩，懒懒地斜倚在篱笆边。我瞟了一眼书的封皮，“是的，科幻小说。”我回答。

男孩挺直身体，微笑着对我说：“我以为你会喜欢看经典名著之类的呢。”

“哦？”我问道，“你怎么会这么想呢？”

“谣言呗，”他说道，“我妈妈说你们是个很严肃的家庭。”

“你妈妈怎么知道我们家呢？”

“是你妈妈跟她说的。”

“哦。”我放下书。

“我叫考尔德，”他说，“我们会同班上课的。”

我立刻站起身来，说：“我是金妮。”

考尔德这时才问：“我可以过来坐下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我又坐回到草地上去了。

他绕过篱笆走了过来。

“考尔德是你的名字吗？”我问道。

“不，”他依旧站在那里，目光瞟着那边的男孩子们，“是个姓氏，但我的全名叫考尔德·麦凯·普莱提格。”然后朝我咧嘴笑了笑，说，“我家人很有幽默感是吧？”他坐了下来。考尔德看上去是个相貌端正的男孩，嘴很宽，好像总是笑着，一头乱蓬蓬的褐发，并不显得很自负。他的眼神漫不经心——一副恶作剧的模样。

“我今天听到有人说起你，”我突然记起了什么，“是什么来着？对了，哈莉跟我提过。”

“哈莉？”他看起来有点儿诧异。

“哦，我记起来了，是关于我班里的那个男生——”

“斯密蒂。”他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。

我猜我当时的表情一定相当古怪。

“说到这个，我出名由来已久。”他耸耸肩。我不太能领会他的语气，估计那是一种有点儿无聊的调调，有点儿失望的意思，于是，我换了话题。

“你们家在这儿住多久了？”

“从我出生一直在这儿，”他说，“斯密蒂家就住对面。”

“他家？”我瞪圆了眼睛问道。普莱提格家的白色围栏整洁利落，远处，一座颜色灰暗的科德角风格的房子与它遥相呼应。一个身材高大的人，外罩灰色工装，正站在房后的车道上，掸着满是油污的抹布。

“斯密蒂有驾驶证。”考尔德梦呓一般说道。他仰脸冲着太阳，眯着眼睛。我却猛睁开眼。“这样的人还能开车？”

考尔德看看我，笑了。“不至于吧。来，说说你第一天过得如何。”

我耸了耸肩。“哈莉是唯一答理我的人，”我回答，“我们俩这

辈子注定是朋友了。”

“这里的每个人都挺喜欢哈莉的。”他接茬儿。

“这世上好像没有她不认识的人吧。”我温和回应。

“她去年是辩论小组的组长，”他说，“今年，又是高年级文学杂志的编委，属于你们说的那种女强人。难能可贵的是，她真诚如初。”

这么说，我能被她注意到，还真有点受宠若惊。“哈莉跟我提起，你当时看不过眼，打抱不平来着，‘仿佛守护天神降临，’她大概原话就这样。”

他大笑起来，笑声充满阳光。

“哎，她当真这么说的嘛。还说，你曾跟一帮一年级的浑小子大打出手。”

他咯咯地笑起来，让人很舒服。“对呀，不过，等我赶到时，她已经把他们狠揍了一顿。”

“啊，真的？”我不信。

“哦，当然了。她可不是个乖乖女。如果明天还碰到这种事儿，我敢打赌，她肯定又一头扎进去，一脚把他们踹到天边。”

“不能吧。”我越发喜欢她了。

“肯定的，”他咧嘴笑了，“但愿你看不见她那副凶神恶煞的样子。”

“这么说，只要有她在，就不会有人为非作歹喽？”

“聪明。”

我蹲下身，平躺在草坪上，头枕着手，两腿交叉，惬意极了。“她说，大家觉得那个默不做声的小子——是叫蒂米，还是斯科蒂的——好像有自闭症之类的病。”